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王近山故事

The story of Wang Jinsan

湛虹颖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王近山故事

湛虹颖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近山故事 / 湛虹颖著. - 北京 :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2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ISBN 978 - 7 - 5065 - 6911 - 8

I. ①王… II. ①湛… III. ①王近山(1915 ~ 1978)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329 号

书 名:王近山故事

著 者:湛虹颖

责任编辑:余天宝

封面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ch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3501 - 8500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6911 - 8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 放牛娃要革命了	1
2. 16 岁的王“疯子”找死	7
3. 徐向前麾下的小营长	11
4. 西征血泪	15
5. 王“疯子”哗变?	19
6. 困守川北	22
7. 19 岁团长的一道“名菜”	27
8. 强渡大金川	33
9. 徐向前力荐王“疯子”	40
10. 设伏七亘村	46
11. 王“疯子”与日军捉迷藏	54
12. 陈赓投了一票	60
13. 王“疯子”公开处死“鬼雄李”	69

14. 百团大战血战日寇	78
15. 王近山当文化教员	83
16. 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91
17. 冈村宁次的“战地观战团”	100
18. 王近山“回炉”	107
19. 爷台山大捷	116
20. 誓师六纵	122
21. 血洗大杨湖	131
22. 上官村猛虎掏心	145
23. “一失足成千古恨”	151
24. 李德生中了“激将计”	161
25. 王近山“牵牛”	175
26. 战场起义	182
27. 喋血大王庄	193
28. 打过长江去	198
29. 司令员的眼泪	207
30. “最后通牒”	211
31. 李德生临危受命	220
32. 上甘岭鲜血淋淋的大句号.....	230
33. 常胜将军情劫难逃	233
34. 复职南京	237
35. 将星陨落	242

1. 放牛娃要革命了

在 1915 年凄风苦雨中降临人世的王文善，饱尝着饥饿和寒冷长到了九岁，父亲就不得不把更重的担子压在他瘦骨嶙峋的肩头。

“到了大户人家，要勤快，别偷懒，千万别贪玩贪睡，记住了？”母亲抹着泪絮絮叨叨交代。

王文善睁着一双虎目，懂事地点头：“妈，你放心。我给你带红苕回来吃。”

九岁的王文善成了大户人家的放牛娃，小长工。

荒山坡上，王文善一天天伴着老牛日晒雨淋，在大户人家，并不像他天真地想象能吃饱睡暖，情形恰恰相反。挨打受骂倒是家常便饭。他抱着老牛的脖子，困惑地问：“老牛啊，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穷有富？为什么富了就可以作威作福？为什么富人家宁可用好饭菜喂狗也舍不得给穷人吃？难道狗比人还值钱吗？……”

生活留下了太多的问号让衣不遮体的王文善百思不得其解。他纯真的心灵里太缺少温暖，他不明白人和人为什么活得这么不一样……

到了 1927 年。年幼的王文善当然还不知道这个不公平的世

界正在起着变化。

他当然也不知道一个叫董必武的红安人会让这种变化与他的家乡的伙伴和自己直接联系起来。

当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日后威震遐迩的“将军县”——红安播下革命火种的时候，放牛娃王文善离日后的红小鬼王近山还有一段路。不过星星之火势必燎原，董必武在撤出武汉时，让自己的校工（伤员）詹才芳以裁缝的身份留在了红安。

红安有一个奇特的乡俗，女人不会做衣服，只有男性裁缝走家串户按季节上门做衣服。

这一年，红安多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詹裁缝。他也和别的裁缝一样背个布包走家串户，但他又和别的裁缝不一样。到了夜晚，昏暗的灯光下，他会讲许多新鲜事儿，这些事儿会让简陋的草房亮堂起来温暖起来，这些事儿便又由红安人的嘴里加油添醋神秘秘地悄悄传播开来……

最早的消息来源于生性活泼刚练的姐姐。这个为日后的将军点燃革命火种的女子选择了一个雪风朔朔的下午对饥寒交迫的王文善说：

“你看那些财主老爷都缩在皮袍里烤着火，就活该我们穷人累死累活？这世界不公平！我们不能牛马不如地活着，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挺起胸膛活下去。财主拿鞭子抽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刀杀他们呢？我们穷人难道不比他们更多吗？”

王文善似懂非懂地望着姐姐，心也跟着咚咚地跳，姐姐压低嗓门继续说：

“詹裁缝说了，我们穷人也有红军了，有马克思了，我们要造富人的反！”

王文善心里有一股火苗腾腾地往上蹿。他兴奋地说：

“我知道了！就像薛刚反唐那样！”

王文善的父亲虽穷困潦倒，却装了一肚子诗书。所以，他总是给孩子们讲三国、讲岳飞、讲杨家将、讲水浒、讲薛刚反唐等历史故事。杀富济贫一直为王文善所神往，经姐姐的点拨，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

寒风肃杀。天将雪。

革命当然得有武器。

在姐姐的串联下，一群穷小子要革命了。可怎样能弄到枪呢？这真是个伤透了脑筋的问题。

有人说：“我知道哪里有枪买。”

“钱呢？我们哪有钱呀？”

王文善扑闪着眼睛，忽然说：

“我有子弹！”

“真的？快拿来！”姐姐惊喜地叫道。

的确有。那是王文善放牛时在荒坡上拾到的。

是夜，恰逢无星无月。

他们拿着子弹来到了一个土财主家，很骄傲地说：

“我们要革命了，你给我们枪。”

土财主乜斜了几个穷小子一眼，不在乎地说：

“我都没见过枪。”

“给钱也行。”

土财主可不怕敲诈，不耐烦地把他们往外赶：

“去去去，活腻了！”

这时王文善就叉着腰往前一站，把子弹咬在嘴里对准了土财

主，威胁说：

“你不给钱，我就咬响子弹，炸死你的全家！”

没见过枪的土财主果然慌了，精明的算盘子在心里飞快地拨得噼里啪啦，结果是小命到底比光洋重要，就忍气吞声地掏出几块光洋，咬牙切齿地骂：

“给给，你们狠，穷不要命的，我怕你们了还不行！”

小试牛刀就取得了革命成果，他们大受鼓舞，兴高采烈。

如法炮制，又从几个土财主家弄到了一些钱，当然也有些见识多的土财主不怕，恶狠狠地用棍子打，放狗咬他们，挨了打的他们心里的仇恨愈燃愈烈，革命的决心愈加坚决。

有钱了，果然就从国民党的散兵那里买到了枪。

终于有枪了。

但没有人会摆弄这玩意儿，枪和子弹也不配套，怎样能让子弹从枪膛里崩出去让土财主的脑袋开花，这件事过于深奥，使他们因为力不从心而不得不暂时放弃。

背在身上也是枪。再说大刀总是会劈的，姐姐说：

“我们也是红军了！”

红军是什么样子呢？见多识广的姐姐很自信地说：

“红军嘛，当然要在头上包上红布，身上挂上红穗子，腰上缠红腰带，鞋上扎红绣球，刀枪上也要挂红穗子。”

姐姐用导师一样的口吻说：

“红军最厉害的是一个叫马克思的人，他骑马，穿着马褂，有神功的！”

队伍拉起来了。他们决定要让大家都知道。于是就向外村去游行。

姐姐忽然下令：“停！”

队伍就停下来了。姐姐说：“走慢点，每个人之间要拉开半里路。”

战士们乱了，不理解指挥员的意图。

还是王文善聪明，他仿佛有天生的作战才能。他说：

“你们真笨！要是大家走得太近了，遇上敌人打起来，疏散不开，不就跑不了了！”

但他错会了指挥员的意图。姐姐摆摆手说：

“不是不是，我们人少，走得太近一会儿就过完了。很难看，距离远一点，传出去别人就会说，呀！今天我们村里过红军了，过了半天还没过完呢。那多神气！”

纯粹是女孩儿的心机和虚荣。

后来就真的交战了。当然那时敌我双方都还不知道一个对于战争十分重要的词：战术。准确地说也不叫战争，只能叫打群架。打不赢就作鸟兽散，各自回家了。

有一天，姐姐说：

“我们要规定一个联络暗号，省得要打仗还得一个一个去叫。我想好了，就学鬼叫，一听见鬼叫，你们就赶快来集合。”

有人不信鬼，就反驳说：

“鬼是怎么叫的呢？你们听过吗？根本就没鬼的。”

指挥官不悦了，很瞧不起地说：

“没鬼？哼，你会被鬼缠死的！我当然听见过鬼叫！”

王文善也忠贞不贰地附和：

“有鬼有鬼，不过鬼也分好坏的。”

他想起父亲讲过的《聊斋志异》里那些美丽善良冤屈的

女鬼。

战士们终于相信有鬼了，相信发自姐姐嘴里的“呜呜”的惨叫声就是鬼叫。

此后的夜晚，村里的大人时常吓唬不肯入睡的小孩：

“还吵还吵，鬼来了，你听，鬼叫呢！”

果然有“呜呜”的叫声，集合了。

1930年，赤色的雨越来越势不可当了。

王文善的家乡来了真正的红军。

走街串巷的詹裁缝已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背上已经不再背布包了，但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个机灵漂亮的伢子，他就是王文善。

王文善渐渐明白了许多过去怎么想也没想通的事情，他想在这个世道上，对着那些财主老爷们求公平，求他们发善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狼会放过叼在嘴边的羊吗？只有起来反抗才有活路，他于是改掉了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他想让自己坚强起来，就叫近山吧，靠近大山的人一定是坚强的！

15岁的王近山欣然成为了他所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詹才芳的警卫员。

队伍要开拔了。正是春天，那年的山花仿佛开得早些，满山遍野地热闹着，天气却是乍暖还寒。

那个春夜父亲一直很沉默，仿佛憋了许多话却又千头万绪无从说起，还是王近山问：

“爹，你说我能打好仗吗？”

“你当然能，你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呢！”

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王近山。

那个春夜,15 岁的王近山仿佛看见狂风呼啸沙走石飞的草原上马群疾奔,策马疾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少年,他相信,那就是他的先人,一定是。

“我真是愧对先人啊!文善,啊不,近山,就靠你了!”父亲怅然叹道。

骄傲和自信随着王近山滚烫的血液流淌,他慨然允允:

“爹,你放心,立不下大功我不回来见你!”

本来就已泪眼婆娑的母亲急忙哽咽着嗔道:

“蠢崽!哪个叫你不回来了?难不成你就连爹娘也不认了?”边说边把两双针脚细密厚实的青布鞋塞进他的小布包,扯着袖子揩揩眼角的泪叹息:

“带上吧,这一去哪晓得要走多少路哟!”

母亲说对了,这一去果然走了好多好多的路,多得让世界震惊。骁勇善战的先人所拥有过的一切——财富、荣耀、知识、智慧、精神都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在 1930 年的这个春夜奇妙地与出身赤贫困苦的少年王近山会师了,熔铸了日后的将军王近山独一无二的奇特个性和卓尔不群的气质。

2. 16 岁的王“疯子”找死

白雀园。这里的白骨尸山向世人昭示了一段令人发指的血腥历史。

这白骨尸山里有上千个最早点燃革命火种的将帅之才,他们

本来可以成为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元勋，可却过早地夭折了，更可悲的是，他们不是作为革命烈士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自己的同志砍得身首分家……

这就是张国焘的“杰作”——鄂豫皖苏区“大肃反”。

白天与敌人厮杀，一身硝烟，晚上便成了“AB团”、“改组派”而一命归西。

谁也不知道明天又有多少人会被“肃”掉……

这是1931年。

10月的一天，红十师三十团一营长王宏坤奉命来到军部。

军长徐向前神情肃然，仿佛不愿多说也不知说什么好。只简约地对王宏坤说：

“现在你当团长。”

王宏坤迟疑了一下说：“军长，我还是当我的营长好……”

徐向前挥挥手打断他：“现在只有你当了。”

王宏坤就受命了。他踩着秋风冷雨走马上任，到团部才了解了军长的心寒，真是心寒哪！

整个三十团的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被杀掉了。3个营长剩了王宏坤一个幸存者，全团10个连长10个指导员仅各剩了1个。

“现在只有你当了！”

王宏坤才听懂了军长这句痛彻肺腑的话！

三十团是红十师最强最硬的主力团啊！

王宏坤来不及惊悸，来不及问为什么，因为他是三十团团长了，他必须让大伤元气的三十团重新挺起来！

仗仍是打得如火如荼。

三十团幸存的一名指导员便是詹才芳。

他对自己最赏识的机枪排长说：

“近山，从现在起，你就是连长了。”

王近山睁着那双英气逼人的大眼睛困惑地问：

“指导员，人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打完仗就失踪了？去哪了？”

“他们都是‘反革命’，被杀掉了。”詹才芳干巴巴地对16岁的小连长说。

“‘反革命’？不能吧。‘反革命’为什么打仗那么勇敢？”

“你别问了，你问我我问谁？你自己也当心就是了！”

王近山愣了，他心里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愕与骇然。夜晚，他跑到山头的一棵大树下，这是他们白天刚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山头啊。那些和他一起冲锋陷阵的团长、营长、连长怎么眨眼间就变成了“反革命”呢？

他茫然地望着夜空，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个方向，他朝感觉中那一方跪下去磕了三个头，眼泪便哗哗地淌下来了……

他声泪俱下，祈求遥远的先人：

“让我打仗吧，让我打死吧，明天就打死，我就是革命烈士了，我就不会成为‘反革命’了，先人啊，你若有灵你就保佑我死在战场上吧……”

这个夜晚之后，16岁的连长王近山便近乎疯狂地盼打仗，盼死。

“人怎么能不怕死呢？当比死还要可怕的时候你就不怕死了。我这一生最怕的就是被自己人当成敌人。”晚年的王近山回忆起往事时黯然神伤地对爱子王少峰说，“我当时没有别的选

择。跑？跑回家也会被敌人捉去杀了。无路可走，只盼着打仗……”

其实不用盼也天天打，一仗接一仗。

秋雨滂沱的一天，红十师冒雨疾进，穿过泼皮河镇子，与敌人隔河相对，三十团奉命夺取北山头。

扼守该山头的是敌刘峙部第十二师。可谓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且又居高临下，炮弹机枪像火舌一样封锁着，一拨一拨的将士冲上去又倒下了，可山头久攻不克……

“我上！我们连上！”

16岁的小连长向团长王宏坤请战，没有多余的保证。

王宏坤看着这个红了眼的小连长，也没有多余的交代，只一挥

手：“上吧！”

王近山冲上去了。战士们一看连长始终不顾一切地冲在最前面，那还有什么说的。勇气和信心就像熊熊燃烧的山火，敌人仿佛被这一群又吼又叫、枪法极准又不怕死的人震住了。他们当然听不见王近山在吼些什么，王近山嘶哑着吼道：

“冲啊！打死我啊！我是革命烈士！我不是‘反革命’！打死我吧！”

他根本不需要掩体，他不是打掩体而是在找子弹！

战士们也怀着和他们的连长同样的心情，一身血水冲进了敌阵地，甩开大刀就劈。

一场中世纪的肉搏战！

王近山是完完全全地打红眼了！

他瞄准一个一身肥膘的大个子敌人，冲上去和他扭成了一

团。他嘴里骂着：

“他娘的，你来呀，你个熊包，软蛋包，你今天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让你见阎王。打呀，我操！”

敌人当然不会等死，两个人抱着打着一脚踩空就骨碌碌滚下了悬崖。王近山感到一块尖石在他头上又狠又准地戳了一下，接着就有热热的液体噗噗地往外冒。他顾不上多想，看了一眼正举起石头砸过来的对手，拔出手枪啪啪两枪就把他结果了。热热的液体还在继续从他头上往外冒。他感到眼前渐渐黑了，他艰难地咧嘴笑了一下，最后嘟哝了一句：

“妈的，又没当成革命烈士……”

他昏迷醒来后，不仅头上留下了一道多年后洗澡都不能搓洗的深深的伤疤，还多了一个伴随他一生的绰号——

王“疯子”！

只是没人知道，这个 16 岁的少年除了血液里流淌着英勇无畏献身革命的信念，在他纯真的心灵里还有着那样多的憋屈和苦衷！

一生不懂得政治与野心的王近山在当时更不可能想到一个领导者的狭隘与偏执需要那么多年轻而无辜的生命来当殉葬品。

血流成河。血流成河……

3. 徐向前麾下的小营长

冬天到了。大雪迷漫。

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在召开发起黄安战役的作战会议。

总指挥徐向前浓重的山西口音听来虎虎生威：

“……第一步扫清外围敌据点，切断守敌通向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第二步紧缩包围圈、吸打援敌；第三步总攻黄安城。”

黄安是敌人伸进根据地的重要据点。虽然黄安县城附近地盘大都已为我军控制，但敌六十九师却仍占据着最大的山头——海拔 1000 余米的嶂山主峰。

恶战在即。指挥员们摩拳擦掌，受命而去。

徐向前特意留下了担任“围城打援”总预备队的三十团团长王宏坤，说出了他的忧虑：

“宏坤呀，嶂山我不放心哪！”

王宏坤知道这话的分量。嶂山主峰伸下的几座小山头是我军阻援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阵地一旦丢失，敌援兵即可威胁山后的我方面军总指挥部，并直入黄安城。

而担负防守嶂山的是新编入红十一师的黄安一个独立团，团长是著名的“游击大王”赵赐吾。

“赵团长打游击有一套，可打这样的防御战缺乏经验哪。现在河对岸的山他们都没占领，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空当。要是敌人进攻，只怕……”

主帅的忧心忡忡后来不幸而言中。

三十团驻扎的云台山，团头岗恰好与东面的红十一师以倒水河相隔。

倒水河。两岸悬崖嶙峋，河水湍急，漩涡翻滚，河面很宽，徒涉是不可能的。